

蘇
批
孟
子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所 版
有 權

版 三 月 四 年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字 孟 批 蘇

册 一 裝 洋

元 一 價 定

忙 太 朱 者 點 標
公 雅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路 南 河 海 上 一
號 七 三 一 者 版 出

路 州 福 海 上 路 南 河 海 上
街 陽 南 沙 長 街 斜 竹 梅 楊 平 北
場 一 統 口 漢 路 北 架 永 州 廣 宜
街 市 模 慶 重 坊 牌 中 昌 南
局 書 益 廣 所 售 託 總

所 售 分

南 杭 西 龍 羅 福 廈 汕 天 天 天 天 濟 濟 濟 濟 烟 烟 烟 哈 奉 奉 長 營 安 青 青 青
京 州 安 口 縣 州 門 頭 津 津 津 南 南 南 南 南 台 台 台 濱 濱 天 天 春 口 東 島 島 島
京 問 翊 誠 承 永 翔 文 成 江 會 直 華 大 承 山 民 福 誠 誠 成 承 胡 大 成 成 中 成 成
華 經 華 文 文 昌 文 明 文 東 友 隸 新 新 東 衆 裕 文 文 魁 東 文 文 文 華 文 和
書 堂 書
局 局

序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言爲明道之言，區區以筆法求之，抑末矣！然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熟讀亦可以悟作文之法；所以蘇批一書，操觚家珍同拱璧。老泉嘗有言曰：『詩人之優游，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醅，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皆筆妙爲之也。』筆法而佐以卷軸，落落大家，雄視乎前人；謂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惟老蘇文深得其妙，良不誣矣！第此書之在嶺表者，多漫漶不可復識；

彥久欲與一二同志蒐羅參訂，稍加推衍，付諸剞劂氏，然有志未之逮也。壬申省親南旋，適友人趙子錦江相過道，故出其平素著述一端相示，蓋取蘇批訂之集，諸儒論談，並附以己見，顏曰：『增補蘇批孟子。』博而賅，詳而精，無義不搜，無美不彰；久爲老泉功臣，誠有先得我心者，披讀之下，大慰生平。夫制義代聖賢立言，拜獻先資，恆必由之；使爲文皆根柢於七篇，則不特用筆之工，而義理精明，又可因文以見道。今趙子曰與其徒，朝稽夕考，渙然冰釋，發爲文章，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又復壽之梨棗，公之天下，以嘉惠後學於無窮，斯不亦仁者之用心乎

？噫趙子之博雅好學，觀其所著，可以知其人矣！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愚弟何朝彥頓
首拜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序

序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作，注疏謂其徒所記，二說不同；要其崇正道，闢異端，固韓昌黎所推爲功不在禹下者也。卽以文論，亦縱橫排募，俯視一切，駸駸乎駕左國而上之。向傳蘇批刻本，約略指點，爲初學之津梁；近錦江趙先生，更從而增補之，字解句釋，於文成法立之奧，抉摘無遺矣。所可惜者：蘇本批點用硃，故閱者了然於心目；趙概用墨，殊失廬山真面。不忖禱味，爲重校之，俾其復故；且附入孟子年譜全帙，未必非知人論世之一助也。若

云趙爲蘇氏功臣，予更爲趙氏功臣，則予豈敢？

嘉慶橘陽相月番禺後學彭德輝藝門謹述

序

昔人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予亦謂半頁孟子，可以醫今之病。孟子一書，不特文章之美，其陳義甚高，誠足接踵尼山而無愧；非比墨莊管晏荀卿諸子，文辭譎怪離奇，雜而不純者，可同日語也。廢經必致國亂，讀經實足救國，今之所行者，果合於經旨乎？其廢也宜矣。吾今且不論堯舜禹湯，仁義忠信；即欲文章之美，亦何可不讀孟子哉？老蘇之文，得力於孟子者多，故其批之也，愈親切而有味；然不過指示章法而已，於全書章旨，未嘗措意

，讀之仍不得其解也。孟子比論語爲難解，誠有言近指遠之妙。予讀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一等句，初不徹曉；後閱鄉哲先于香艸先生所著孟子分章考一書，始獲明瞭。於是知欲讀孟子之書，必不可不知分章，不知分章，必不能解孟子。因覓得原稿，附刊於後，俾讀孟子者，有所考鏡焉。先生，經學大儒也，博覽羣籍，著作等身，凡所撰述，皆有精義。對於孟子，討論甚多，惜限於篇幅，未能廣引。已刊者，見於香艸校書中，未刊者，尙藏于家。孟子曰：「我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可謂千古善讀書者矣。

！善讀孟子而得孟子之文章者，何人？善讀孟子而不懷慚
作者，何人？吾故曰：「讀孟子之書，不特可得文章之美
，兼可以醫今之病也。」一經之廢，宜，世之亂亦宜；苟欲
天下治平，必自讀經始，抑又何疑？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中澣南匯朱惟公謹識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序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洵老泉氏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蘇云一句截住

蘇云婉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蘇云直諫

提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十

申

束上

起下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危」字
「利」字
「對」字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宕開搖曳

合

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蘇云却正就上句分開仁義婉切

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一
兩段波
瀾，就繳
上。前語
再用繳

上句，却
放在下，
法。

蘇句：一
則句，先
住反，正
一兩段。下

此節引許
而後賢，
以明樂賢
之意。

蘇云：「此篇引右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彼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嚴嚴。利在則弑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有利必有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也；兩下相形，于「何必」一而已矣」之神，逼得更緊更醒。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緊之妙。結用前語倒轉，是順逆錯綜法，亦以兩包中間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二句一章大旨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

此節引書
而釋之，
以明「不
賢者雖有
此不樂」
之意。

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牝魚躍。一操開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欲，引歸正路，用翻轉一層法，妙妙！引詩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又先將文王之能樂寫透，然後推本偕樂，倒點出所以能樂之故，筆意警動。「偕樂」「獨樂」兩節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內凶，則

有句法

蘇云：「問作，却關。」
節奏，去，却關。
住下，去，却關。
不放，去，却關。
不覺，去，却關。
奔逐，去，却關。

蘇云：「問作，却關。」
起載先：「問作，却關。」
下住一：「問作，却關。」
節，去，却關。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了結一段

蘇云又總一句

蘇云樹上

蘇一，就蘇一；
段，波翻作二；
蘇云：二轉一；
承上二：一轉一；
承上方作一段；
結句，承上開。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七段}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盡心」二字，通章著眼處，梁王以救荒爲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者經畫區處，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於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曰「不知檢」，再則曰「不知發」，直是全無心肝，何得爲？都與「盡心」對針。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父子長於設喻者，皆得

力於孟子也。「棄甲曳兵」等喻，語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
。次節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一「好戰」，可謂奇峭。「無望民多於鄰國」一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
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
王「何也」一問，分明有非叢意；「王無罪歲」二句，直應一處。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于鄰國而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

一，又此舞一段，合飛，名關，作此。下者，結一，舞一段，合飛。蘇起下者，名關，作此。引證云：「一，舞一段，合飛。蘇起下者，名關，作此。」

蘇云：「一句起。」

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前路以挺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挺刃也。後路以「獸食」作俑，「低一屣跌起，見虐政殺人，甚於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陪襯跌起法。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迤邐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率獸食人」句，語奇而確。「爲民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如之何」三字，極悽惋，極警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應莫強

分兩段。

。承上：「引證結段」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地方百里」二句，通篇轉振。梁

王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復振之憂。孟子却橫空

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作其有為之氣；蓋曰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

了，亦是抉進一層法。王天下在於施仁政，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

，通節一氣，啣接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壯浪。「撻秦楚」句，正與「

東敗」。「西喪」三句相應。施仁節在梁主邊寫，奪時節，在秦楚賓邊寫。「陷溺」二句，賓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挺可撻」相應，法密而力健。末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二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千古定論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

蘇云一句答上頓住

引喻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轉正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苗穢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

下雨

苗興

蘇云：「再用前語」

結，又開句之於一，前後關鎖。

「王」字一掌主眼。

「保民」二字，一章綱領。

「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舉定，不忍其殼吾。

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

截住上意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

蘇云引小爾天截住上意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蘇云就王字轉

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殼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

諫以反，以句
問出如覆，反句

古人文字一筆
先，意在解見
羊，乃有一解
牛，亦有一解
此亦一難處；擇
項下金鈴也
者，惟解得也
一，是之仁
術也，是誠
可心哉，一誠
相應，一誠

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

蘇云就熊上後卻分兩段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

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殼鯀，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

蘇云此段又合

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蘇云此段又翻文勢至此已抑而不振故必揚之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

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

見牛羊與何擇
 焉此節乃應
 前後威感
 以上結上
 職；啓其察
 心起以下充
 啓其擴下充
 王問足應王
 之故心之應
 舉推之心之
 義皆以之喻
 却忽以是喻
 言中因是射
 空蓋則如射
 是蓋則如射
 情不則如射
 提撥不則如
 善於發端于
 處足於今轉
 二足於今轉
 得乃一緊切
 發策處。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蘇云方開前足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蘇云至此文勢方縱而退會之欲引入保民故引嘯起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蘇云粘上，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文轉變之
 獨何與
 下，兵構
 接，宜緊
 怨，却
 又，權
 一，度
 蓋，不
 置，可
 置，然
 出，後
 所，故
 置，快
 也，心
 不，一
 正，前
 下，得
 蘇，快
 又，一
 前，比
 更，一
 步，字
 五，中
 用，法
 既，出
 以，王
 件，又
 為，明
 一，豈
 知，是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

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

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

「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

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

又一波

黑盡齊臣

賴為

緊轉有危起鵬落之勢

牛下

設喻

蘇云轉就生波瀾

里來罷，到此結穴。

此篇悲壯，頌性，深得告君之體。一好，其與，百姓同樂，在下一，卻方說，下，卻處含著，此妙。

可求，而挽之行仁政；此處仁政却用虛說，下段方以「制產」指仁政之實。下段欲「制產」之實，却又先反覆言「恆產」不可不制，虛論其理，末方指其事；看其通篇血脈貫通，虛實相足，正朱子所謂無一字閒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

蘇云倒問兩語却是波瀾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因齊王亦好田獵故并及之是帶說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蘇云分明時期

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與上節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兩相形

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

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

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章因論樂而引王同民，蓋樂不別於古今，而別於同獨。從好樂上發出一段精義，其欲而利導之；孟子善於引君，多類此。「暴未有對，」在暴必謂樂不可好，好樂恐妨于國；「王變乎色，」亦知樂不可好，好樂或妨于齊。孟子乃反欲其好之甚，且謂好之甚則齊近于治；語皆出其意外，亦是翻進一層之法。欲爲王言樂，却先就常情探之，啓發王一段公心，然後可與言同樂；徐徐引入，極有步驟。「臣請爲王言樂」句，是前後文脫卸處。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描繪，方用倒裝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極飛舞。上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勉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爲通章點睛。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

七十里有之，其深必有辨，不必與民同。

跌進一層

同；能與民
亦小，雖大
雖與小，不
小亦大，

「阱」字落
得極新極
險，中爲
一其視文
王之與民
同，正與
仁暴天淵

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蘇云以樂長字轉

蘇云以小大字轉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蘇云一句結

蘇云一句結

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暋暋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

蘇云就解上四字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蘇云一句承

蘇云一句結

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賓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輕帶過，卽引到

同民上。「人不得，則非其上，」下語稍硬；故卽接言民之非，然後轉到上之非，

筆意圓融。然亦必借上句作襯，下句乃倍有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

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畜君」「好若」爲通篇歸宿；觀起處孟子說不與民同樂之非，固是畜君。卽晏子對景公之言，旣明先王之法，復陳今時之弊，一則曰「無非事者」，再則曰「惟君所行」，「早將畜君好若之意，和盤託出；結尾一句點明，真有萬鈞之力。「巡狩」「述職」「省耕」「省獄」，豈是觀，亦借作觀看，所謂譎諫也。「無非事者」句，緊對景公「先王觀」之間，束上二項，如鐵鎖重關；然束上又以起下，文法若斷若續。兩節以「爲諸侯度」「爲諸侯憂」兩句爲片段，參差中有整齊也。「先王無流連之樂」二句，回抱天子滴諸侯節，與前「何修可以比於先王觀」句相應。蓋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關閉得密，偏拶得緊。結句隱隱見己之納諫，都具好若；望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以齊王節孟行爲節
自已有節孟行
出却脫他節
節行，他節，有節
疾行，偏他節
他行，對，針
錢公對，一針
錢公對，一針
王好，一針
此詩好，一針
子意，本無一針
做證引，孟無一針
謂因發其近
似而證其近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頂門一針則何爲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

也，可下見此
亦言詩之
子言詩之
妙。上節重兩
有節重兩
「下節重兩
見無劉字，
王好貨好
色之同民
詩，引所未
政，引所未
王。

王爾有一子
勿毀明堂
孟以四境
不設上而
先以發之
事形起他
章意與承

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以世臣引，無親臣，正與對。

如不得已，只形容己，一數字；慎，一數字；慎，一數字；然，一數字；明，一數字；慎，一數字；正，一數字；承，一數字；發，一數字。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蘇云感慨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

蘇云三汲頓挫

，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

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蘇云一句結住

此節以任
木形起形
以治玉形
以治玉形
兩必使一
兩必使一
字何等鄭
姑舍一輕
姑舍一輕
忽何等輕
醒齊王處
則全在處
則全在處
六字上
蘇云：文
不簡文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蘇云感慨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

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一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此節分兩
電一湯師
望至切而
一歸市言
以師悅之
而民悅之
深引其說
先自說而
後載先自
下而後論
引證在兩
頭此法傳
多引左傳
動字分落
得妙自己
明景與
「速」字
「動」字
應與「動」字

天下也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

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此節言齊不免于以千甲而畏人也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

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一東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又轉合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又一

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

東 陪一層更警悚 蔽云答本問結

意可以待之一問

，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

「君之民」
 三、對極
 管、有司
 上、幾千
 人、對上
 一、三十
 司、以告
 莫、之民
 一、死
 君、無尤
 焉、無尤
 上、節、節
 以、起、下
 節、節、節

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饉，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使人臣醒

庶疾視上之死

一句開下

一句開下

反上

此節一句
一折，十
分靈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

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一折跌，下句

蘇云承上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蘇云二句轉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

，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爾一？一
字一
亦寫出昏
庸之于裝
偉如畫。

以專久兩
路，形起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

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訂轉臧倉繳足天字並應通章

以人跌出天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蘇云深辨

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蘇云引證

拓開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怫然不悅曰：

武丁商一
 曆。○又見
 家。○又見
 遠。○又見
 一層。○又見
 衆賢維持
 之。○又見
 商。○又見
 王。○又見
 得也。○又見
 對面寫。○又見
 失。○又見
 一。○又見
 邊。○又見
 也。○又見
 作。○又見
 一。○又見
 易。○又見
 然。○又見
 手。○又見
 二。○又見
 句。○又見
 不。○又見
 意。○又見
 意。○又見
 自。○又見
 嘆。○又見
 味。○又見

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

蘇云總承

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

蘇云結應

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

蘇云結上時字

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

魯上

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蘇云應以齊王

蘇云振起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

，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形容致王之易又應以齊王句

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

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

妙點

蘇云應章首功字

蘇云時字結

，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此章分兩大截看：「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黜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王齊之所以易。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爲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爲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爲與」一開，「以齊王猶反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時爲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難也」以上，言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王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間引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下；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爲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爲下截之樞紐也。「由湯至於武丁」一段，言文王之時難；「尺地莫非我有」一段，言文王之勢難。「夏后殷周」一段，言齊之勢易，與尺地一段相對；「且王者不作」一段，言齊之時易，與由湯一段相對。又引孔子言德本速轉，還德一邊；以上三節，尙寬論個時勢德道理如此，到末節總承上而申斷之。「當今之時」是有時，「萬乘之國」是有勢，「行仁政」是有德。「事半功倍」二句，繳明王

本曾子正，設自已正，陪出空脫，卸一路中，形警颺，筆，神化之。

告子正是孟子陪客。

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

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一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

伏願學之根

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

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

又一束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又去三轉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

不知言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

不養氣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

駁他勿求於心

又駁他勿求於氣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

蘇云四轉疊上文開

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此節申言

四句內，外而六句，始而六句，終而六句，養氣則盡言，此已盡言，願學於孔子，上分界於孔子，下分界於孔子，此處特着界。

不敢當聖，安于賢，且于聖，於他願，學孔為願，學孔為願。

法以忘讒助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

蘇云七轉

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蘇云八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蘇云九轉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

○願以學其理，以子尤於下，以子尤於下，以子尤於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蘇云簡便

蘇云十轉

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

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蘇云二句一承一轉一結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蘇云十一轉

則學孔子也。」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

蘇云十二轉

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

言應之者
亦有誠偽

首二句，一
章大意，一
如惡二
節則言一
仁則言一
今國家言
一節則言
一不榮則
辱一實則
。未又以
「自求」總
結而引證
惡之，一
力轉之，一
極有一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蘇云頓挫

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仁

榮

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

辱

辱榮

仁不仁

證福

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雙應

證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

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

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

蘇云總上又一振

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

蘇云又轉

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

上五節之概
言感末節
理是實事
方是一信能
行此五者
一此句轉
通章爲

蘇云陸起

突接先王緊從上人字來

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

疊上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蘇云就起語作一大轉

對上先王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連下三非字是極力形容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時情景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

蘇云轉作波

疊下四個無字與有字反照疊下四個非人也為入字鞭緊

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蘇云總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蘇云翻兩段

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蘇云轉

用功之始

，賊其君者也。蘇云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用功之成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蘇云解答

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

只申言喻意而正意自明妙妙

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蘇云：活潑不
變；幻
雷龍倪，不
若若可變
迅游端幻

此節一步，
鬆一步，
總畫出不，
恭字。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裋裸程於我側，爾焉能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

蘇云一句折下

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四非不字

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

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蘇云鋪張

三不以字

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蘇云就翻下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遞法，注重「人和」；故二節三節申應之後，末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次節言「天時」處用虛宕之筆，三節言「地利」處用實排之筆。「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面，「寡助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串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緊處，妙用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

託疾以辭隱示以不可召意

「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

蘇云敘事

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亦未嘗以託疾本意

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

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孟子託疾之意

愈晦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

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

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

折一筆

！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

？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一則不敬莫大乎是

破未見敬王句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王之敬子」二句，爲下辨駁開端，極有關鍵。

蘇云：「乃不
可召之臣
孟齊王以
之，所以
不達，引
三達尊，
見「意不
召」一
蘇云：「道
此言「道
德」字，
正應達尊
結語似「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

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

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

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

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

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皆是也」
 「一皆也」
 「斷定下」
 「申明皆」
 「字與」
 「是」字對
 「非」字對
 「若於」
 「字」從上
 「字」轉下
 「處」未照
 「上」行戒
 「心」遠行
 「失」借說
 「失」正意
 「轉」用上
 「意」字面
 「孟」字最
 「此」法在
 「蘇」云：「
 「事」已用
 「說」入切
 「此」不待
 「洋」而人
 「語」之矣
 「已」說

居一於此矣。』一轉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資

行，行者必以曷；辭曰：『餽曷，』予何爲不受？當在薛資

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於齊者亦是

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字法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緊接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

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

「爲王誦」三句，誦之，上三節，少，省却，括，此，是，筆，墨，多，法，中，夾，敘，亦，議，記。

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軻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軻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軻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語妙

正與未也相照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

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

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以知形起不知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

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

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

出脫齊王在一且字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

擊刺齊王在一宜字

此簡承上
一過字，

過，閉論一番，轉入貴賈之意。

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

蘇云：於辭，意而不整，慙亂，纏綿，慙似之，離。

此一節，又進一層，且既言歸志，且既伏，不且既，倦，不見，且既，三宿，非濡滯。

欲醒出不得已句以明非濡滯

進二層速字正破他濡滯字猶爲二字與上是何二字相應

蘇云分析

承上辨駁以是予所欲引起豈予所

緊承不得已跌

委曲灑瀉勢如流水

孟子本意

三十五字作一句讀何等筆力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應前密

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晝之故，通篇著眼處在「王由足用」數句；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令人想見于千載之下。尹士譏孟子只重濡滯一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溯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一層獨用「是何」字，賓主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濡滯意，「予不得已」節，非濡滯意已明；下「予三宿」節，寫方出晝時心事，「夫出晝」節，寫出晝後心事，皆申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也。至入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爲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

撤上

起下

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

以數計起時

照此一時

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蘇云：平
生自：如
此。任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應不豫色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揀敘法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一語竭

上節釋世
子之疑，
下節勸志。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應性善成證通一甌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結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此下三節，總見助，遂當行。

此節見行，助之，後見助，便可助，之，當行。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

以助為主詳言貢法之不善正見助法之善也

此三句不重只引徹凶年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二句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

蘇云就凶年句翻下

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

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

坐實世祿起下行動頓挫

蘇云又引證

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

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順上
心說。
只悞

此節言井田之能善民俗，助鄉法之益。見井田之善，同井田之為一節。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蘇云引證結

正答為國之間

反

正

所以要分田

蘇云方是救

所以要制祿

此節詳井田之形體

蘇云：「一君與一子」

君，與一子之

非著意語

始，自相終

神農始為
民稼穡，教
民稼穡，教
民稼穡，教

，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總領

推開一零結

「民事不可緩」句，是一章大旨。通章分兩截看：「新子之國」以上是詳民事而望其力行，以下詳法制而期其潤澤，以行助為主。故前極言助法之善，後復以「經界詳告」之，總完得一個民事。至制祿乃行助裏面事，而學校亦因行助來，俱一說。上截君，下截勉臣，然以君為主；故下截起處曰「子之君」，收處曰「君與子」，帶定君說，賓主分明。上截對文公說，只言助法之善；其法制之詳，留出對畢戰始言之；乃淺深詳略法，亦一意分作兩層法。

一句旁空立案嚴重如山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起句已伏
並耕同價
之根。

此節當在
「害于耕」

歸後文倍師伏案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

，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伏下子是之學

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欲抑先揚法

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解道 所謂爲神農之言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殍而治

惡得二字與上則誠二字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和應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

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一通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處，作一節段，落，末，二，句，一，落，作，上，一，段，白，奚，爲，不，自，織，爲，不，爲，逼，何，不，爲，逼，治，一，三，層，上，一，逼，害，下，一，日，機，調，相，配，一，不，能，耕，多，寡，之，長，短，同，於，子，之，正，須，子，之，正，整，齊，也，蘇，云：「其，此，河，下，若，決。」

「治人治人」承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實意用正筆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主意用反

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蘇云三句

又一逼

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

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

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

正見相濟而非相病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

蘇云結一節

蘇云二耕字

蘇云二句正對

兩「不得」字，又起

「農夫也」

「用倒筆驚」

「出，見非」

「憂，正明」

「斥並耕之」

「說。」

「以分財」

「教善，」

「觀起，」

「人，」

「上，」

「不得舜為」

「已憂。」

從而振德之。一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

蘇云一句反合

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

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

一意相生相見

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蘇云繳堯舜

蘇云辨難

蘇云三耕字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

提

陳良用夏變夷

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

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陳相變於夷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

此引為不倍師之觀

是爲倍師
。許行履爲
。就其所履
明者，亦通
前也，亦帶
處。

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

賈相若。曰：

開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

申言不齊之極至

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喻申明亂天下意

巨履小履同

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

應前破他無爲句

結

國家？」

通篇作兩大截看：不善變以上，是闢許行「並耕」之說；以下是辟許行「同價」之說

，然以闢「並耕」爲主。上截又分三截：首三節許行陳相託爲「並耕」之說，以上是

緣起；種粟三節，就許子所不能兼者，以明詰其不能耕。「當堯之時」二節，敍堯舜

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三節，斷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是闢「並

耕」之非，以上是正位；以下責其倍師，是餘意。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眼目，

則理勝詞達；孟子先拿定許子自身且不能兼這一著，則「並耕」之說，不攻自破。

種粟兩節，以「種粟」句作一頭，下「衣冠」作一脚，一釜甌鐵耕」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但中間多「以粟易械器」四句，便覺變化不可捉摸耳。闕「並耕」下有「不暇耕」「不必耕」兩層，尤重不必耕，以折許行厲民之說。然必俟說完不暇耕，乃徐及不必耕，則文勢緩散。故趁勢插入「易械器」四句，將有相濟非相病道理提明，以照應「厲民自養」一筆；如神龍出沒于雲中，若隱若見，真奇變之極也！

「且許子」數句，又追進一步，就其本身詰問；三個「何」字，一氣疊下，逼他出一個「不可耕且爲」來。「不可耕且爲」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已口中吐出，乃見前路逼法之妙。陳相先說「害於耕」，已理屈詞窮；孟子尚不遽折他，復以「釜甌鐵耕」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此一句方折極有力。「然則」二字，如驚風掣電，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瞪口呆，無從吐氣。「然則」二句，既將他折倒，卻特地提起大綱來說：「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爲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爲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尙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引古語闢「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當堯之時」兩節，以「堯獨憂之」二句作頭，益禹稷契作兩股，「聖人之憂民如此」二句作一束。兩股中，上股重禹邊，而以益引起；下股重契邊，而以稷引起，極參差，亦極整齊。「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並「堯舜以不得舜禹皋陶爲己憂」，俱以一「憂」字爲眼目；乃上承「勞心」，下注「豈無所用其心」，何等針線。「堯以不得舜爲己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承上「舜使益」四段。堯舜憂在得人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相提並論，見

大小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不必耕可知；束上起下，警動異常！自「當堯之時」至「亦不用於耕」通三段作一大段，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三則曰：「亦不用於耕耳。」凡三次提掇「耕」字，照顧「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得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以上闢「並耕」之說，下乃責陳相倍師一說。陳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而「並耕」之說之非，益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歸根正意也。「下喬」入谷，「已是個」不善變「影子，然尙只就陳相自身說；至引詩說「戎狄」荆符，一與上「南蠻鴟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輩爲聖人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一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之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

墨子，附已臨，作解也。所
 葬，孟詞，親
 謂，他孟親
 關，兄一五
 其，先無解
 句，並先無
 吾，且之說
 兼，一三且
 之，正無破
 子，愛無差
 等，之誤。厚
 是，節言。厚
 以，深明心
 本，之末。一
 歸，重言外
 句，夷子厚
 見，夷子厚
 葬，人孝，悟
 之，用人，悟
 正，以感心
 他，一慙，然
 一，慙，然
 明，畫出四
 子，悔，悞
 倚，悞，悞
 寫，神，神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
 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泚，中心達於面目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慙然爲閭曰：「命
 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枉尺

直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不可處方
行說略後
亦前略一
詳法作兩
意分作兩
層法。
御者三
上文，敢拾
句，如，道
句，作，跌，
最有力者。
之不肯性
法，不肯性
出君，反跌
枉道，子之
低一層，跌
法。且子三
句，再進
一層，盡二
得，更盡二
是，焉得乎
大，丈，正，
他，一，豈，
說，大，文，
口，一，語，
破，一，語，
證，以，妾，

此層以守言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層以理言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爲，孟子詳言己之不可枉，而枉己不可以有爲。「齊景」節，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凡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不可爲，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爲之，以守言。「且子」二句，言枉道必不得利，以理言。篇中「亦可爲」與「弗爲也」，「正折他」宜若可爲「句。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

帶引者

主

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專重此句

順字承無遠說

一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例照原上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

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

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及對現且夫，大是夫乎，丈未之節夫，下，一氣，壯，子，力，孟，子，寫，出，孟，子，以，一，象，巖，氣，居，廣，以，一，三，居，廣，以，一，不，得，志，又，從，一，一，不，得，志，又，從，一，一，個，大，出，志，三，一，頭，之，方，是，三，一，居，之，底，實，一，證，以，正，實，一，正，此，對，一，謂，與，上，字，一，是，爲，得，一，三，字，一，相，呼，應，一，三，字，一，周，霄，呼，應，一，三，字，一，提，出，一，三，字，一

從釋，君書，士，紉句爲一伐未行言此一欲爲之總一小節，一望此師爲肆
 君乃子詞是女厥，臣有之有王武二立以未得見等語相君及大，一此節張下與來
 子書是以；順來說士從一攸者惡政王節案爲節民王語相君及大，一此節張下與來
 小。倒下其舉迎到女一五不。而，能，。君一，政，迎子下悅一民。行，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

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

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

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

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大旨

古今同歎

喻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喻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此句一章

人之所以來迎，非出取殘，救民，通節，一，環相逆，回，引書無心，迴合湯一，筆如，蘇云：「一折有萬鈞之力，更有操縱，望」字對，「齊楚」對，「惡」字對，「爲君」對，「伐」字對，「一」字對，「小」字對，蘇云：「山喻從不，事喻略不，實串而，文章燦然，于此最妙。

標點增補蘇批子

不迫仍不見

九〇

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不先仍不見

所以不見諸侯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

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

案

斷

「一」在「王」所
「二」喻其理，所
泛實末二句
方實歸上到
不勝身上一
。後與前一
字與前一
「一」字「衆
「一」字「衆
「一」字「衆
何如宋王；
王之與一欲
應云：「略
蘇治亂：略
敘治亂：略
無痕瑕。略
一亂。

此一治。不
此節一分。不
得上衣，食
以商說，包
夏下說，重
紂以說，重

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蘇六一篇骨子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一篇綱領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

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一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

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我，一處通害著之楊以禽兩此一一截截相由其，驅上大兩此一本書相下下
 與以句士節之楊非墨上獸載節治亂治之乃承；制以除，悅截節亂。武節載
 兼一爲橫以大墨，立，斤一，分。意足，兩作下之敘一，亦。王周，
 愛爲綱議一。爲下教斥一，分。上下載之明功其以一分。張公爲

提起周公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此四句除人害應上邪說暴行又作誅紂伐奄，三年討

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天下大悅！總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功歸周公

！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遞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亂賊有懼意

遞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遞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

「無父，以君為案，以無君為亂。」
「率獸食人。」
「結亂。」

「懼」字從「心」，「懼」來，即「懼」。

「通節以之。」

「閑先聖之道。」

「主，所以距放。」

「正，所以一。」

「治，亦以。」

「蘇云：『一筆。」

「力，大有總。」

「昔者，一節。」

「節，以之。」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推一步

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緊接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以下指其害正見當放距處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

蘇云再收拾作一設結

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引詩起下

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

對上昔者一氣貫注

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結照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章孟子自明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則非好辯，而其所以不得已者，欲撥亂爲治也。中間歷敘治亂，見救世之心，自古聖賢皆然，予何爲獨不然？「我亦欲正人心」節，爲通章歸宿。「治亂」二字，一篇綱領，「不得已」三字，一篇骨子。下文「洚水警余」「孔子懼」「吾爲此懼」，全是畏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再收繳二句，直應起局，爲一篇結構。至末節雖是餘意，然既專其責于己，又欲公其責於人，不得已精神，逼得更緊。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正此一道，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致也。看其第四節，於「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聖之道」，屢提「道」字，是全篇著眼處。孟子文章，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第四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繫領處，餘可類推。章內敘治亂處，一代甚一代；敘聖賢救亂處，一代難一代。此章事勢固然，然亦文章一步緊一步法。

蘇云婉切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

此節伏下
一以妻助
食，則居
於陵，則
此節句下
敘事，下
節方斯之
此節伏下
一以母則
不食，與

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

欲抑先揚法

一句折到

思盡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

朝字

蘇云提起

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蘇云收與字

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

以兄之室則弗居。

蘇云：「四句斷于之罪。」

蘇云：「冷語反收。」

曰：「惡用是駢駢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

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出而哇之。以

上文相推並論筆情排宕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蘇云繳充字

蘇云繳蚘字操字

，是尙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

此章總見仲子必不能廉，以「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下俱發明此意。匡章以仲子

世祿之家，而能苦節如此，故取其廉；孟子正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苦節，而

不成其廉。起訖借蚘相形，以窮仲子之操，前後照應，皆用遊戲之筆。孟子此章，

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

」之爲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爲潔，此文

字最切最深處。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蘇云承上翻說破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

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引詩把下

蘇云再提起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蘇云結上

蘇云二句開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

「為政」
「獨用」

「民不被
「澤」
「平治天
「下」
「不行也
「先」
「王之道
「即」
「仁政」
「承上」
「入」
「逆」
「順說也」

反跌，方見主筆。

「上」所道，「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推，「出」衆之實。

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一是以惟仁

蘇云一句入本意

蘇云入仁字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

蘇云後一句反說

開下

蘇云就翻下六

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

蘇云六句整齊

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

蘇云一句結

轉接無道

，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轉接泄泄

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爲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治；一詩云「

此篇是首
體欲之人
二節欲之
法節未二
仁欲之人
節欲之人
幽萬之中
引孔；子之
言，爲上
下綱紐。

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節「故曰」字收繳，章法極爲整齊。通篇純用借賓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徒善；二段收處，以爲高爲下陪爲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末段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不因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數語，是通篇眼目。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蘇云一句承上生下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起處用逆
處，下申官
用順。

不重景公
順無道之
天在下只
能同文王
之恥，有道
如恥之，一
章句轉捩。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爲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引文王作證

詩云：「商之孫子，其

引書證一
自取「意
首四句，
雖是陪起，
實是今
之諸侯據
末二節伏
案。已爲
是章以
天下節爲
上節論三
心歸仁必
而以一動
王以勤之
申言好二
當速仁而
以死仁
傷之。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

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

淵馭魚者，獮也，爲叢馭爵者，鷙也，爲湯武馭民者，桀

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馭矣，雖

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

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提問見恭業不得

轉合恭業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大意只說
二老歸耳
天下歸一
然用一
父子一
字以擬
便覺奇
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敘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以「富國」
引起「善
戰。」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

蘇云又轉

下去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奇語

蘇云一句住

蘇云散結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蘇云：「一句一跌。」
蘇云：「正字，變，親，善字，變，離字，變，怒字，變，不祥字。」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

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羽字援字即借上文影說妙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四知平說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四知串說側重守身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然上撤上

訂轉曾子

蘇云一知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與上

宋節，單結，事親，同類，絕不，守身，不知，半親，獨與，曾子，平，正，以其，守身，能一，守身，舉一，雙之，格法，以之，非君，心之，二樞，句上，二樞，句上

引起此句
此句又承
其效而言

兩不相呼應
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

蘇云提起一句帶下

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

蘇云又提

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

蘇云：「四句整字，」
後「樂」字，
一段，卻翻作，
中五句，相

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蘇云又以句結

一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

蘇云四句開承

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

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

蘇云二句並

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總蘇云二句半結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

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蘇云句句開合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蘇云轉

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

總上

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論云：「
就一寇讎
字結，簡

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正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反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

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欲其自得」爲
主，首句
正「自得」
工夫，下
皆「自得」
中妙用。

通章俱就
水說，只
末一句點
出正意。

「君子存
之」句，
爲下四章
綱領。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

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亦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

蘇云本字聯起

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

，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蘇云：「此文又演開，上四段以兼。」

兩字，作意低徊，兩也。字，意然。遠，意然。直，意然。情，意然。可想，至今。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不忍二字與上思字相應

之身者，以殺
于取達蒙由
之不端也
之上，不用也
意自明而上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懸空立案
「自反」地

「必」下五
「正」見君子

「仁」禮存心
「之」真切

「又」何難
「句」一難

「仍」以仁禮
「自」反而

「下」面直接
「一」是故

「之」有終身
「蘇」云憂

「又」分憂
「作」一段

「精」線字通
「天」下有

「有」人鄉
「人」則禽

「無」人則禽
「人」則禽

「無」人則禽
「人」則禽

，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一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二句總括上三句

中有「身之憂」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蘇云略收就放下

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申無一朝之患

若夫君子所患，則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

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上兩未
章子兩
句統承
意結之
意沉吟
自得
所以與
之故遊
上節殺
事末節
論斯先
生兩字
已爲師
字伏案
次節伏
字君字
已爲一
字伏案
蘇云：一
四語發
字，只語
覺冗然不
是其逆筆
之妙處
蘇云：前
三字：俱
不俱略。

：「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方見收拾。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轉最重，見得正，愛民，正親之，已弟，無上節，之併字，節，工曲折如化。

庫，此之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

得而子。』舜南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

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一

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

引經以辨疑

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

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

蘇云引經以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蘇云引經以決疑

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

：『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

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

實

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實以上泛論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入題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繳應本節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

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天與之，固天與之也。」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繳應起處

。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

正繳天字

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又正繳天字

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又反繳天字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此篇是翻案文字，堯以天下與舜，舊有成案；但既以為可與，則亦以為可取，且將以

為可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者；故孟子特拈出天字，翻去常說。使知天下公

舜又不可起，
其從禹，
說其帶在，
禹內子補，
事不歸于，
而實主之，
極分主之，
真化工之，
罪化工之。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此天與子之事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

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此言天之所以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蘇云總括

二句折出天字與起處兩天字相照註天字詠嘆以足其意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

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

益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

蘇云明言天不廢啓

蘇云開下

命即天

蘇云明言不與

于述其言，尹述其事，公言其意，方化無方，蘇云：「只以高語結一，孔子更子。」

蘇云申伊尹

伊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蘇云申周公

應與賢

應與子便見與子非德衰

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處，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容心，亦容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並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于「與子」

。「下並舉二代證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爲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于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敘。又在看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容心，並一毫私心也用不得。以「天與賢」二句爲綱，首節敘民之從賢從子，次節承上節而斷爲天意之與賢與子；總見禹之不傳賢而傳子，本于天意，非固德衰。正意已盡，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末引孔子之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前二節敘與賢與子事，以堯舜形禹；後數節引伊周不有天下，以形益之不有天下，仲尼不有天下，又復以引起伊周。前禹益爲主，堯舜爲賓；後益爲主，伊周爲賓，仲

尼則又賓中賓。『周公』節原借伊周以形益，今又借益伊以形周，是周爲賓中主，

益爲主中賓，伊則爲賓中賓。此反賓爲主，反主爲賓，賓主錯綜法。

萬章問曰：「一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蘇云一句並下分兩句承

不遺乎大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不忽乎小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蘇云翻轉

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

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蘇云飄揚

蘇云排上一句

即就上意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翻

蘇云一三句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我豈若使是

隨時所行之正。

蘇云承上兩句

繫承上文申明所以應聘之

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

意推論大意

轉入自己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先正一句即堯舜之道再反足一句正見所任之重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一思天下之民，

蘇上兩節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蘇云一句轉湯使敝幣聘

低一層次法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

通章新案

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

潔字正對辱字

蘇云應結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

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一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亳。」

既曰堯舜之道，堯舜之使，不承是，要其字，認要字，正字，關字，此字也，筆機關之持。

此章反覆辨伊尹無割烹之事，「耕莘」二節，詳言正己之事，「幡然」三節，詳言正

卽從此遞推而出。旣言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亦未必不爲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自是追進一步說，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從不可爲智，反跌入智，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爲，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也。前四段以第一段爲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爲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此節時伏
圖「任」字

此節時伏
圖「和」字

此節收處
孔子再加一
結，便
舍三聖不
足語此意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射喻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

全句正喻者，大成也者，集大成也者，是以六經之義，以喻之，是條理也，是始條理也，是終條理也，是智之事也，是聖之事也，是智譬則巧也，是聖譬則力也，是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一附庸。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

〔友〕字在
 中。以「不
 挾」。相。同
 狹。與。子
 環。不。去
 本。說。其。却
 不。挾。其。家
 從。其。友。之
 不。有。其。而
 看。出。之。不
 有。其。家。不
 却。正。從。友
 子。與。之。友
 看。出。對。面
 是。對。面。寫
 正。法。不。與
 與。一。不。與
 友。在。反。與
 頭。之。家
 厭。之。家

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

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

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

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

此句爲師之友之作觀

不挾貴二

洒落法脫卸法

不挾貴一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蘇云一折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蘇云二折「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蘇云三折萬章

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蘇云四折康誥曰：「殺越人於貨，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

蘇氏又就孔子

蘇云整齊正結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積爲貧

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

居卑二句掇竹一問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蘇云對結下字而有次第

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
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
「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

：「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欲往見之，不可見也。君欲見之，心字對面寫法。

友猶是平等矣，召則高一層，跌是。

庶人一層，僅上虞。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

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

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旆，

人推出，
妙于覆舉，
上此文下，
又添此况，
層字一乃，
乎一醉。

官仕有非，
職則非官，
市井草莽，
以臣官召，
之其官則，
非比一以，
其多聞一，
一召其賢，
似末節之，
波文外餘，
簡波似。

此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

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句緊從欲入閉門生出見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禮義耳引詩單證義路而出入禮門亦在其中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

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通篇論士不可往見，而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招透出。前二節以分言，後六節

以道言。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

不傳質」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不往見之意益明。

上節取友，下節取古，中節取節，下節取語，此句一折，此句一折，此句一折。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此句是通章關鍵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卿

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

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

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因管子
借水喻性
論孟子亦
全就水駁
論最爲
確切。

蘇云：『
三反覆，
如層崖斷
岸。』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一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

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矣，無以異於耆吾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矣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爲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蘇云再起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

蘇云婉轉開合

「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

以「告子」兩「皆」今陪或子
曰，起，「皆」今陪或子

。筆及一然獨一可水高下，反蘇
力正句乎無至過，屋峻如覆云
萬意幹，所子，勢建坂駿比；
鈞，轉一同心只不氣，馬喻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

此二節用遞落法

，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

此節用反煞筆法變換

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

收拾

上文跌出心字蘇云又用同字總作一段

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

蘇云收入本意

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蘇云應聖人同類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明人性之善，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麤麥」二節，就物

之同，引起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節又就形之同，引起心

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于聖，而降才不殊也。通章重一「心」

蘇云：「感對：一」
味，感對：一
「字」字「一」
「字」字「一」
字，皆死
字活用，法
此節就山
木借喻，山
以起下節
「伐之」兩
層之，歸上
牧之，歸上
牧之，歸上
繁與下幾
希對看。

操存正心之
以養四之
方，養上心
方，養上心
句懸空說
點，未句方

字，起處提明。下面層層襯託，總以人心理義之同，見人性之皆善也。

淋漓頓挫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

與首句應

蘇云正意

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

蘇云證第一節

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蘇云第二節

，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蘇云證第二節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書之所爲，有楛亡之矣

！楛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亦與

法，是倒裝

學一一下何智一寒進不，之，進齊孟限目節字或開
「雖步節怪，王見專又于而見王，孟齊時，之息，已下」
以與看當為一之時，亦併信子王少既子。無在二三無
上俱。進？又不，亦併信子王少既子。無在二三無

首二句照

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

蘇云引證結本意

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蘇云證一句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蘇云就入喻

蘇云三句略收入正意即用喻意字面妙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

反設喻

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

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可見人皆有之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

急從上節轉出一落千

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皆起下意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

駁正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捨曳頓挫

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

謂失其本心。」

此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首四節反覆推勘，以明秉彝良心，自必舍生取義，一一迫

出「人皆有之」一句來。「一簞食」節，驗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

喪失。末節兩兩較量，慨人自失本心，正與「人皆有」節相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

蘇云：「分三節，波已不節。」
此說，殊非已。
心到，孟子處子
直欲為處子
！此等懶人放
！聲一懶矣

以雞犬出之，雖放之，心粗淺，是相形以處。下二章以指形心同，身以指形，此法。○推原意用，倒點作收，便起筆靈緊，用筆靈緊。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

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

蘇云結斬截

低二層跌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一折跌出下句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以愛引起
養從不
分出善
善不從
出賤善
小貴又
貴大從
分出大
小人大

正繳一節
節反掉一
終「一」以
小者為小
人「一」之
其而一者
大者一之
意大自見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別筆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

蘇云兩出貴賤大小以明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

蘇云兩段引喻又以後證前

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

蘇云兩段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

意一抑一揭結

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

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蘇云先折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蘇云再折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蘇云用大人結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

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搜其處子，則得妻，不搜，則不得妻，則將搜之乎？」

「爲人皆可」
「爲原重」
「爲字體」
「交以形是」
「不自知所爲」
「口以子開」
「之而巳」
「下斷定行」
「節一不」
「堯舜本行」
「難爲本節」
「子服之節」
「致之使爲」
「末節之爲」
「自爲之章」
「內一弗爲」
「耳也所不」
「爲也求」
「之歸而求」
「皆一應句」
「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

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

蘇云截上生下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

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

蘇云應爲字

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

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

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

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蘇云結

求字

正與爲字應

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

呼

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應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

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

蘇折三云

蘇云藐視一世

此節先列五霸之禁，而以一犯，禁諸侯罪案上，簡文法與上。

此章有二殃，民歸而重，意在斷慎子罪，以戰勝，齊是以進下一。

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必慎子引之故未責慎子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一句斷定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

以天子陪諸侯

此層先引舊制立案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尙寬下引齊魯始封一層更緊

專引齊魯爲證者以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魯伐齊也

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魯過制

轉入

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

魯過制

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緊接所損翻跌

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

步說見民地，而土民，不亦地，過制之，先王亦，典，况必，殺，人，到，必，民，上，道，末，節，當，道，志，仁，一，邊，重，仁，然，且，二，字，使，含，未，必，一，戰，能，勝，意，歸，語，意，仍，上，去，殃，民，上，看，一，地，非，不，足，一，非，折，足，正，見，先，王，定，制，畏，者，不，爲，仁，者，不，爲，更，以，一，盡，殺，人，一，殃，本，旨，轉，殃

搏流有力
收句結應
過制殃民

「貉道」句
便見二十
取一之法
貉，可而于
貉，可而于
國，兩于中
俱到，下意
明。兩邊中
「五穀」二
句，是所
出之少，
「無城郭」
三句，是
所費之少
。惟所出
所費自不
能多，惟
所費者少
，故所取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

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蘇云截上生下先設喻

蘇云詳說貉

連疊三無字句語長短參

轉入申說中國

蘇云應卽

以喻意作跌

蘇云對說

用此譬略說作對收

亦不必多
相承遞多
下，相承遞多
收足，相承遞多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呼！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蘇云三反覆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

『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蘇云又進一層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正，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

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此二句虛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總結有力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故」字緊承上節，推本天意，「將」字與「必先」字相應，「所以」字總承，一氣貫注。『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看出，三意有光。恍然而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

蘇云轉得好

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蘇云結證昂藏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以「賢王」
引起「賢
士」，以「
見」字引
起「臣」字
，全用跌
宕法。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借霸形王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按善皞皞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轉入王者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

同應霸者

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通章用「也」字煞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點醒語，但是
又孟子語，
樣文法。一

「孤臣孽
子」是疾
疾，「是德
術智」是

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虛籠處用，實證處順。

一辭云：「步步進。」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育而教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蘇云二句承上一段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許云卽上文經句語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

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打轉首節謂字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

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蘇云引喻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蘇云引綴語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
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
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貧者入正，心之入用，意即入用，此字多面，喻此法。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

從口腹跌入人心

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轍，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一君子之不耕而食，

蘇云：「此志字，斷得明白。」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

蘇云一句起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

蘇云二段詳說

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

蘇云二句便結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

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之使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衿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

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設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

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順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放飯流鬻，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通章結脈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

「堯」字
「舜」字

「齊」字，
下得奇，
警。

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轉入主意二句提綱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敵怨，東面而征

湯好仁無敵

，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武王好仁無敵

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結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箠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蘇云：「文備低昂。」

收句從開，風興起，低徊無窮，低徊無窮。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扞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

欲「字妙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

二句斷就入喻

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

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

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蘇云：「
以一句：「
却說事，
亦法。」

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君子以有，小人以幸，才爲幸，信然。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詘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詘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

「古制」句
我，最重，在
古，若無
制，本領
不，免大
言，自誇
之，安能
？藐耳

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總上跌出下句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_{應貌}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嚠嚠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嚠嚠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

蘇云鋪張引入鄉原

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年譜

周	貞定王二年
魯	悼公元年
衛	悼公元年
鄒	其君年世 不可考即 古邾國顯 項後穆公 改爲鄒
滕	武王封弟 叔繡於滕 侯爵
任	風姓任 太吳侯爵 後歷虞 唐虞商 夏魯 周魯 僖公 二十年 二傳稱 任宿稱 須句 風姓 後世 無考
薛	任姓 侯爵 黃帝 孫顓 頊少 子陽 封任 後夏 封奚 仲湯 封於 虺武 薛封 王虺 仲虺 弟雍 滑子
齊	平公十四年
燕	獻公二十六年
三晉	晉出公八年
宋	昭公元年
秦	共公十年
楚	惠王二十二年

年譜

一

年十九	年十三	甲貞定 王十年	三年	
子思 言苟			曾子 居衛 十年	
				薛後 世代 無考
	宣公立 陳盤 子嗣 莊伯 齊陳 遊子 伯與 山觀 狩之 銘古 巡泰			
		韓趙 攻魏 出公 道死 立哀 公		



年
譜

元考 年王	自思 立王	嵬崩 弑弟	八二 年十	七二 年十	年十二 甲貞定 王十二	
門授子 人業思						之思寇有衛變 守子齊於
				子夏之晉 亥豕之 訛		

三

年王威烈	立烈子年十五 王威崩	甲考王 黃十四	六年 元元 會子 易贊	五年	甲考王 辰四年
	懷立昭襄公 公爲公弑子			起絕會 吳子	
子魏 夏師 事					

六年	甲子 威烈 九年	年十一	年十六	年十七
			卒元公	穆元公 禮年
		敬孫 頤公	縣使 王	禮問 於喪
		公爲 立		
魏斯 烈公			田太 公和	

年譜

五

崩六年十	甲安王 辰二十 五	三二十	年十九	申丙 年十七	侯為田年十六 諸和命六
子孟 思受 門業 人			教仇激孟 之氏公子 三宜喪父 遷母	九孔子孟 十五子生 年時距	
		齊康公卒 無子田氏 遂并齊		桓和卒子 公立	齊康公徙 海上城
君晉廢其 靖公為 家人	韓哀侯立				

十三年	甲顯王十二年	三年	甲寅二年	顯元年	七年崩	烈元六年
孟子授孫于鄒公之徒受業		孟子欲去田氏母止之				
						趙成侯立魏惠王韓懿侯立

年

譜

九

	甲顯王 二十二年	十六年
魏貶孟知言 號曰養氣 侯綱不動心 自載鄒公憤 子思民不救 言苟上孟以 變於上慢殘 此計之慢下 百三責之 十館曹交願 九八年業 矣		
任廬人 子屋廬 食辨廬 與禮色 輕重 屋廬 子至廬 鄒問		
		齊救趙敗 魏師于桂 齊師始稱
		魏克邯鄲 始稱王 救趙取魏 睢之問 所謂南辱 於楚

甲顯王 三十一	一三 年十	九二 年十	八二 年十
		是年楚滅 小邾大邾 改為邾者 尙存然友 之鄒見孟 子則鄒同 滅也	
爲文公			
		初秦取魏 少梁至是 秦虜公河 印魏獻子 西地所謂 西喪地于 秦七百里 遂徙都大 梁	
之世子	孟子與之 告宋子 性論		
			齊伐魏陵 戰于馬陵 殺太子申 所謂東子 死焉長子 焉

三十 六年	三十 五年	三十 四年	三十 三年	二 年
成侯卒 平子立				
				子將 楚之
燕文 公卒 王子立				過 宋
韓宣 惠王 立	魏襄 王元 年 孟去 歸鄒	子有 問答 卒 之言 尋卒	惠王 罪歲 欲為 恥孟 雪恥 者有 問答 卒 之言 尋卒	惠王 卑禮 厚幣 招賢 者孟 子至 魏約 年五 十歲
				見 孟 子

七十四年十	六十四年十	甲午顯王二十四年十	三十九年十
文公因築薛齊	齊事公滕爭齊楚 事齊有文強楚 之問楚齊	孟至文至孟 滕子公滕子 國問文至孟 爲公滕子	禮問之然子滕 喪鄒友使世
齊築薛以 備楚薛滅			
	燕初稱王 韓燕稱王 趙後亦稱王		

甲辰 王愼 四	三年	二年	愼元 王觀	顯王 四十八 年崩	
景公 卒 立平					
		孟子居鄒			
	滕文 公卒				甚恐 問孟子
孟子以母 喪去位自 齊歸葬于 魯 終喪焉	滕驪出弔于	孟子至齊 為客卿 孟子同王			
			燕元 王噲	易子 卒立	
		魏哀王立			
	宋偃 王稱				

愼王六年
報元王

五年

齊人伐燕
孟宣見
王於崇
去志會
亂不可
請已而
侯將謀
燕問計
孟宣王
不子用
孟能去
三宿而
出晝後
宣王卒
立子

孟子反齊

燕王以
噲子讓
國相
之

三年

魯使
樂正
子為
政孟
子喜

平公
將見
孟倉
臧之
又欲
使慎
子伐
齊孟
子之

戊辰
王平
十二年
卒

孟子
歸老
於鄒
與公
孫丑
萬章
之徒
序萬
章詩
之書
述仲
尼意

孟子
七篇
書成

孟子
至宋
時宋
輕以
秦兵
將之
楚說
能之
孟之
子邱

楚大
秦悉
敗秦
兵又
秦大
明年
秦伐
楚此
宋輕
所謂
秦兵
也

年譜

一五

壬二十
申六年

孟子卒于
鄒葬四基
山安王十
由安王十
七年丙申
生至赧王
二十六年
壬申孟子
年九十一
六歲

右起貞定王二年甲戌訖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共一百七十九年

孟子分章考

南匯于 鬱香草

古書有一人一時之言，再出曰字者，此在論語中最多；後人凡見子曰字，皆分章，謬也！俞樾《詁經精舍》自課文有論語分章異同考，已略言之。孟子亦然，後人凡見孟子曰字，皆分章，亦謬也！今卽就孟子書言之，如梁惠王篇莊暴章，莊暴見孟子曰云云，又曰好樂何如？此莊暴言之而復言也。公孫丑篇夫子當路章，孟子曰云云，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此孟子言之而復言也。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章，父兄百官皆不欲曰云云，又曰吾有所受之也，此滕

父兄百官言之而復言也。其述古人之言亦有之，萬章篇，伯夷目不視章，伊尹曰云云，又曰「天之生斯民也」，「此伊尹言之而復言也」。不特此也，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云云，又出孟子曰：「伯夷隘。」萬章篇，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云云，又出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此必不可因兩孟子曰而分章者」。蓋古書體例，非後人能擬議，如萬章篇改問交際章，前後文有數日字，而中間特出萬章曰。盡心篇孔子在陳章，前文多沒去日字，而末後特出萬章曰；在後人爲之，必無此法，故讀古書者不可泥也。乃條考如左：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喪，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民飢而死也？」王 梁惠

禮案正義於寡人願安章曰：「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爲一章，」其說甚是。又云：「趙氏分別之，蓋言王者爲政之道，在生民爲首，」則曲徇趙氏而言也。蓋所謂承教者，卽承上孟子之說；若別爲一章，驟曰：「願安承教，」承教者何指乎？此章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之語，與齊桓晉文章「王曰吾惛」云云，同一章法。惟彼但著王曰，不復著齊宣；此則又著梁惠二字，遂至誤爲離析。朱子集註曰：「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則既明知其爲一章，而必不敢合者，端爲梁惠二字耳。輔廣孟子答問云：

「既著簡梁惠王曰字，則已是分爲兩章。」皆由不通古書之例也。

又案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引陳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歛是也。夫豐歲不歛，饑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閻氏謂從此看出常平，可謂妙解！然苦未確，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邕謂班志作歛，必不可易。翟灝四書考異引鶴林玉露曰：『孟子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此稱一本，則孟子亦有作歛字本，與班志同矣；蓋作歛者正字，作檢者借字。錢大昕養新錄亦依歛字爲說，而閻氏既取陳說，謂其妙解，又謂其未確，以爲卽「庖有肥肉」四語意，此由不知兩章之當合一也。知兩章當合一，則解「狗彘食人食」爲厚歛於民，以養禽獸，不且與「庖有肥肉」四語意犯複乎？故分章定而歛字之說亦定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丑 公孫

豐案兩章當通爲一章，上言「與人爲善，」伯由之不事不友不立，柳下惠之「爾爲爾，我爲我，」皆不能與人爲善者也。「君子不亮，」與「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兩君子相照極緊，必不可要截之。

又案萬章篇，「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而此言「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似乎矛盾；不知孟子書中固有相形見絀者，如下篇「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正義曰：「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

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俞樾羣經平議曰：「孟子正義朱子謂邵武人所作，託之孫奭者，其書鄙俚不足取，而此數語獨爲明了。趙氏解此章之義，既未分明；而後人又曲爲泄柳申詳回護，於是其義益晦。」泄柳申詳亦賢者也，以子思形之，則泄柳申詳見絀矣。又離婁篇「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孔廣森經學危言曰：「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詞；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曾元亦賢者也，以曾子形之，則曾元見絀矣。然則伯夷柳下惠固聖之清聖之和者也，而以子路禹舜形之，則伯夷柳下惠見絀矣。不合兩章爲一章，不幾疑孟子反覆無定論乎？此實恆例，論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小亦賢者也，以識大者比之，則爲不賢者矣。

又案應劭風俗通十反卷曰：「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此舉論語孟子兩書而牽合之，遂誤孟爲孔，本不足爲據；而翟灝考異遽因此疑「伯夷隘」云云，爲孟子引孔子言，傳寫者譌孔爲孟，由不明一章中有再出孟子曰例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總案兩章當通爲一章，與小戴禮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云云，同一文法，皆反覆明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卽「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卽「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也。

。彼文必不可截而爲二，則此文亦必不可截而爲二矣。巨室卽是家，「不得罪於巨室」卽是齊家，合一觀之，其義甚顯；而趙岐章句云：「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夫當時卿大夫孰有賢而可使
人則效者？所謂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有王者作，正宜懲創不暇，何不得罪
之有？且古人論爲政者，從無此等見解；蓋因分章之誤，并巨室之義亦昧之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邕案三章當通爲一章，「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二語，本未完足，故復申言之；
謂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不虞之譽」與「孔子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相反。「求
全之毀」卽是求備於一人之意，趙章句引尾生陳不瞻事非是；二句自毀譽者言之，

非自受毀譽者言之也。苟出於人之易其言也，則亦無容深責。若不自以爲易其言，而居然自以爲師，則人之大患矣！蓋戰國之時，聖教既絕，人各倡一說，以教弟子；如許行之道，至卑淺陋，尙有其徒數十人，則其餘爲師者可知矣。（翟灝四書考異據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疑卽許行所爲神農之書。又云：「孟子時處士橫議，七篇中所見時人，類多自爲一端，造著篇籍，如慎子景子張儀宋鈺之書，亦見漢藝文志。淳于髡著書以干世主，見史記列傳，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墨翟不棄告子之言，呂覽多引白圭之說，皆其驗也。孟子不辭好辯之名，豈僅爲楊朱墨翟二人已邪？）
〔一〕不虞之譽害仁，求全之毀害義，其道適相反，而各執此一偏，以自名其家，孟子蓋必有所指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

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同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樂正子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所以分作兩章。」強辨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豐案兩章當通爲一章，「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卽是春秋之義。「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亦承春秋而言；不然，與「君子之澤」四語，何以接合耶？

又案陳則通春秋提綱曰：「魯論一書，絕無單言片辭及於春秋者，筆削關於萬世之是非，予奪涉於當時之喜怒，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將有甚於叔係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此也。孟子之論春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孔子絕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至孟子當平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爲一世而論，孔子至是殆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者，其澤亦至是而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以出矣。孟子

猶不敢以斯道爲己任，則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受經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跡耳；而春秋褒貶大義，惟孟子得其正傳也。『陳氏此說，亦以此兩章通一章，其解五世澤斬，尤見匠心獨造，特未知果合孟子意否？要之「君子之澤」四語，爲卽承上其義而言，必不可易也！

又案翟灝考異引『四書辨疑（翟云：「辨疑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或者謂元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陳文靖公天祥所撰。」）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則不如通前章爲一章之善。又或欲以此二章，并連前二章爲一，則又恐未然。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啗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總案朱註於齊人章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王柏孟子通旨曰：『妄謂因儲

子有闕夫子之語，遂發闕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也。」朱芹十三經札記曰：「王使人闕孟子，正以富貴利達之心，觀孟子耳，故孟子答之如此；魯齋謂兩章本是一章，真千古隻眼也！」

又案翟灝考異曰：「離婁章句音義曰：「上凡二十八章，下凡三十二章。」集註曰：「離婁下凡三十三章，按題辭疏離婁篇凡六十一章，卷中乃云上下共六十章，一人之言，自相違伐。今考下卷卷首總述趙氏章指云：「第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已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中脫人有不爲一章，至其本章疏文有云：「此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此十七字明。」即章指之辭，而總述缺之；非以初之題章偶誤，吝於追改，遂於此硬缺其一，以強合三十二數邪？」（按案此不情，當由總述章指時，偶缺人有不爲章，遂於題章漫減其一。）然則疏本離婁下卷實有三十三章，與集註本正同也。章句及音義題少一章，當即王氏所謂儲

子齊人兩章，在舊本原合爲一耳。」

又案李贊疑耀曰：「此不獨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少有闕字，此二章以闕夫子闕良人游言之，當出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論及乞墾事耳。」此亦并二章爲一之說，然稍涉支離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萬章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論堯傳舜而及於禹，義本一貫；惟又出「萬章問曰」一句，正與敢問交際章，中間一出「萬章曰」同例也。且云：「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此文著於前，故省略於後；若作兩章，則此語不太無本乎？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禮有貴賤，有大小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焦袁熹此本軒四書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此句重在所以二字上，其意引而不發。下章相承說下，明所以養身之道，在辨其大小貴賤；若但養口腹，則正是不知所以養之，徒愛其血氣之軀而已！」鬯謂焦說甚當，但未悟此兩章實一章，故有引而不發之說耳。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

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今之事君者。」與「君子之事君也。」義相貫注。兩言「君不鄉道，不志於仁，」皆承「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言。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心盡』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篇首正義曰：『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所云二章，卽是下求則得之章也，然則正義亦合此爲一章。朱註莫非章云：『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其說是矣，然旣一時之言，則何以分章乎？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不以三公易其介。」卽是「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此引柳下惠以證明其說。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此無他，居相似也。」

鬯案正義王子宮室章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朱註本亦爲一章，而引張鄒說，以孟子曰三字爲羨文，則不通古書之例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戾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鬯案翟灝考異曰：「疏下卷述章指曰：「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困窮，窮不變道。」乃析去魯戾陳一章爲二，本疏家一時遷就私智；朱子偶爲所欺，仍覺上截三十三字，視萬章篇無別意義，遂以重出註之。論語以門弟子各記所聞，故宜有重出章，孟子自著書，安得亦有重出？」（鬯謂以孟子書爲孟子自著，說究可疑。自稱爲子，作俑於殺梁子，春秋時無此稱，實戰國之陋習，孟子似不宜效之。且云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豈是自述之語？當以韓愈答張籍書，軻之書，非軻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之說爲是。或孟子問嘗自著，而成書必在孟子既沒故之後，諸國之君，皆稱諡。臧武仲郡齋讀書志謂軻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此說甚曉。朱子語錄董叔重問曰：「孟子之書，趙岐謂其徒所記。」案題辭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又云：「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云：「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是趙氏以孟子書爲孟子自作，初不謂其徒所記，董蓋誤解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語，遂爲此說。不知趙氏但謂孟子之書象論語，不謂孟子之書，亦弟子所會集也。因翟灝考異引董說，謂不知何據？故附志於此。（趙氏注萬章下之首章曰：「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配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三子足配聖人，且數四留意，矧于所願學時中之聖，獨不致其反覆乎？夷惠事，覆陳於公孫上卷，伊尹事，覆陳萬章上卷，孔子之事，乃覆陳

於此卷。其陳災惠及合陳四聖，俱重加孟子曰，以真斷語，則此君子之厚陳蔡二句，例宜別有孟子曰字，何得因之施技析爲兩章，致令後賢之疑其重出耶？疏之害經，此其甚焉者矣。」又曰：「今見休甯戴震訂趙注本，亦分二章而各有章指，然仍可疑也。戴跋言毛辰校宋本，盡心下惟梓匠一章有章指，餘俱缺，後得何氏本，合完之，則此篇章指，本屬後補，而此兩文，但與疏卷首所總述同，恐補者仍取之自疏耳。」豐謂翟氏以此兩章分自偽疏，而以趙氏本原合兩章爲一，雖未必果確，而不爲無理。朱註以孔子之去魯章爲重出，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亦駁之云：「去他國之道也句，萬章下篇所無。」倘合此兩章爲一章，則其非重出，益不須辨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

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案兩章當通爲一章，「夫子之設科也」以下二十五字，乃逃墨章之脫簡，說見校書。

○孟子答或人，以仁義對舉，然仁實爲賓，義實爲主；故「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單承義字，不及仁字，尤覺合旨矣。

有明爲一章而再出某曰之例，亦有當分章而反省之者。此在論語中亦有之，如泰伯篇「君子篤於親」四句，當自爲一章；今因君子上無子曰字，遂并合前恭而無禮章爲一章，則豈可通乎？衛靈公篇「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亦當自爲一章」，或反可通下吾，猶及章爲一。今因斯民也上無子曰字，遂并合前吾之於人章爲一章，又豈可通乎？孟子書中凡問答處，省曰字者，不可勝數，此可以悟矣。亦條考如左：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

，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一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滕文公

「使畢戰問井地」以下，當別爲一章；孟子方與文公問谷，豈有即使畢戰問之理？
翟灝考異引辨疑亦云：「使畢戰問井地」已下，當自爲一章。正爲首無滕文公三字，以故併而爲一，若以兩次與兩段之事證之，三字乃脫漏無疑。」
「謂此未必脫漏也，章旨則不可連，文法自可蒙上矣。」

又案考工記匠人，鄭注云：「文公又問井田。」賈公彥疏曰：「彼文公使畢戰問孟

子？」「密謂據此鄭注誤畢戰爲文公，則知此章之誤瀾爲一，久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婁」

「密案曾子養曾皙以下，當別爲一章；上事親守身並論，此但言事親，不可附合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去民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鬯案「舜明於庶物」以下，當別爲一章；上言君子存之，舜則聖人，不可合也。（此或反可通下爲一章，然觀周公兼三王，施四事，總上禹湯文武而不及舜，則亦不必強合。惟據尚書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夏。」故有以三王爲天地人三統，四事爲四時之事解者，然義究迂僻。至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及葛寅亮四書湖南講直欲通至私淑節止，更未可從。）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

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鬯案霍灝考異曰：『使舜完廩，至奚僞焉，雖與上同論舜事，而義已各出，頗宜分章。』其說甚是，此顯屬兩端，不知何以合爲一？若因萬章下不出問字，則如堯以天下與舜章，亦無問字；敢問交際章俗本有問字，古本亦無之。又下篇後半篇多出萬章曰，多不著問字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心盡

鬯案詩云以下，當別爲一章。霍灝四書考異曰：「稽云：『不理，』蓋自痛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陸德明經典釋文務稽下引纂文曰：俗人姓也。）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王符潛夫論交際篇曰：「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孟子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鬯謂霍氏說前半甚是牽合，後半則終爲曲說，由不悟其自爲一章也。

又案下章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云云，又下章高子曰云云，兩章並記高子。兩章之前，有「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章，玩今以其昏昏句，則必有所指，殆亦指高子而言也。高子通詩，故每有詩說，爲孟子所聞，如云：「小弁，小人之詩也。」此以「憂心悄悄」二語爲孔子，「肆不殄厥愠」二語爲文王，蓋亦高子說詩之語；而孟子每與高子論詩，不合，故曰：「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以昏昏責高子，正與以茅塞責高子同意。如此解，則詩云以下，當合下爲一章，而詩云之上，或脫高子曰三字耳。俞樾平議於「士憎茲多口，」亦云此章之文止於此；而以詩云以下，爲當在前章「無上下之交也」句下，恐未必然。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鬯案「動容周旋中禮者」以下，當別爲一章。

附錄

張栻孟子說，以梁惠王篇滕文公問三章，通連爲一，鬯案此兩載傳疑之例也。蓋一說滕文公問事齊事楚，孟子對

以效死之說。文公問齊人築薛，孟子對以大王遷岐之說，分作兩事。其一說則以大王遷岐之說，與效死之說，并爲一事，而語亦有詳略；爲孟氏學者，遂並存之，古書多有此例。於此可見孟子之書，實由後人編輯，非其手定；此三章在記者固牽連書之，但合爲一，似未宜也。

或謂公孫丑篇尊賢使能章，當合前仁則榮章爲一，自以力假仁章，至矢人章，皆言仁，不當雜此章在內。且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卽根上「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言，以下又牽連說之耳，未審然否？

翟灝考異曰：「宋高宗石經孟子，每章首俱別起一行，

惟孟子致爲臣句，直接從爲之辭之下，似通爲一章。今據諸古本，此篇章句之數，未有異同，宋石經或屬偶然。』鬯案孟子去齊固在燕人畔之後，此二章紀事甚相次，然欲合爲一章，不必也。苟合此二章爲一，則下文孟子去齊諸章，事亦相次，不亦當通爲一乎？

又案致爲臣章，當至「有私龍斷焉」止，「古之爲市者」以下，似非孟子之言，乃孟子之註釋也。孟子舊有註釋，翟灝考異有孟子逸文一卷，皆諸書引孟子，而今本所無者，以予觀之，大半皆說孟子者之語。古人引書，如引尚書家說，但稱尚書，引論語家說，但稱論語，則引孟子家

說，但稱孟子無怪也。且如初學記引孟子曰：「兼金，好金也。」此卽趙氏章句，非引孟子說，稱孟子之明驗乎？故有引孟子而實與孟子之旨未洽者，此卽後世注經不得經義而妄解者也。卽龍斷二字，不知究當作何解？觀孟子之意，似謂已避其名而受其實者，與左右望而罔市利之義，亦尙出入。則亦說孟而未必得孟子之旨者矣。

翟灝考異曰：「萬章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七章。」

「疏曰：「此篇凡十八章，上卷有九章，其餘九章，趙氏分爲下卷。」按下卷音義題少二章，或當時合問友問交際爲一，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一，未可知也。」粵案此似

分章爲是，或并謂問友兩章，當通下仕非爲貧章，合三章爲一章。蓋以此處皆孟子萬章問答，不合雜出孟子自言耳。

○ 盡心篇首正義曰：『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卽舜之居深山章也。』又曰：『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卽人之有德慧章也。中間有無爲其所不爲一章而遺之，豈以此章合於前章爲一邪？其述總數謂盡心上卷有四十五章，較音義述四十七章本，少兩章，一卽此，一卽上莫非命章。』

○ 豈謂莫非命章，合彼前章爲一，義無可疑，此則未可決矣。

翟灝考異引辨疑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七字，與上文意不相類，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鬯案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本謂三項人。上二項相近，故末著一也字；其進銳者，與上二項相反，故別言之，不必分章。

蘇濂石渠意見補缺云：『狂狷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鬯案俞樾平議云：『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一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三十字，當在其志嚶嚶然之下，夷考其行之上，曰何以是嚶嚶也？萬章問也』

；言不顧行以下，孟子答也。狂者言行不相顧，故常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每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之詞也。及考其所爲，則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與論鄉原無涉，前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此乃文字爛脫之有未盡者，今當爲衍文矣。『據此則蘇氏謂此章有錯亂，信然。一經移易，通章之義便甚曉；因論狂猥而及鄉原，必欲分析爲二，不於語脈隔斷乎？』

備存俟補

盡心篇孟子曰天下有道章，疑與前章合一，所謂未聞以

道殉乎人者，卽答公孫丑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語意。

是編附刊，全爲流傳先哲遺箸起見，並不出稿費。

